

瓜飯樓叢稿

馮其庸輯校集

卷五

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上

青島出版社



瓜飯樓叢稿

馮其庸輯校集

卷五 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 上

青島出版社

紅樓夢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馮其庸輯校集·第5卷·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上 / 馮其庸輯校.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11. 10

(瓜飯樓叢稿)

ISBN 978-7-5436-7102-7

I. ①馮… II. ①馮… III. ①馮其庸—文集

②《紅樓夢》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07.41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217924號

責任編輯 楊 慧 董建國

責任校對 任曉輝 高海英



自序

這部《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撰寫《曹雪芹家世新考》時積累的資料，一九八一年我應邀去美國斯坦福、哈佛、耶魯大學講學，初版的序言就是在斯坦福大學寫定的。

在我的學術研究過程中，我特別重視史料，我認為史料是第一性的，只有十分可靠的史料，并且有兩個以上的可靠史料互相引證，纔能得出準確的結論來。沒有史料依據，完全靠分析或猜測，這只能表示出你的意向，不能成為你的結論。即使你自己要想把它作為結論，也是無濟於事的，也是不會得到學界的公認的。因為在我國學術史上，有一條公認的守則，叫『無徵不信』，這條守則還是顛撲不破的。

在我的六十餘年的學術生活過程中，曾親自搜尋發掘到不少珍貴資料，有不少我已在我的文章裏公佈了，也有的我已捐獻給國家了，如我收集到的明正德九年的《罪己詔》原件，我無償地捐獻給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我搶救到的五件戰國時楚國的青銅器，其中一件是大器，為銅鑒，有長篇銘文，另兩件是銅豆，也有銘文，還有兩件無銘文。那件銅鑒，經專家們研究，後來據銘文定名為『郢陵君鑒』。這五件青銅器，我都無償地捐獻給了南京博物院，由姚遷院長派人來接收。

在我收集的衆多資料中，只有關於《紅樓夢》和曹雪芹家世的資料，被編成了書，因為這些資

料既衆多而又珍貴，且屬同一個專題，可以集合成專集，而且可以提供給學界使用，所以我把它編成了專集。

此書初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臺灣有盜印本，但三十年來，大陸卻沒有印本，原因是這批圖版原件，我幾經搬遷，雖然封存得很好，卻一直被塵封積壓得找不到了，直到近年纔發現原裝的大紙箱，總算絲毫未損。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初版以後，我仍繼續搜集有關這一專題的資料，三十年來，又陸續收集到一百多種圖片，現在趁這次重編的機會，一併加以收入，這樣，比起此書的初版來，又豐富了不少。原書圖版太小，不便於讀者閱讀或使用，這次重編，將開本調整，圖版放大，這樣對讀者可能更方便一些。

此書的調整重編，是任曉輝學弟和我的助手高海英做的，海英最近又對此書作了一次重校和重排，改正了一些錯失，沒有他們，我這個八十七歲的老人已是力不從心了，我真誠地謝謝他們。

馮其庸

二〇一〇年十月六日 夜十一時於瓜飯樓再序

序

馮其庸教授一年以前告訴我，他正在編輯一部《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并且要我寫一篇序。我聽到他編輯這書的消息，特別高興：一方面因為過去雖然已有了好些關於《紅樓夢》圖詠的書，但都只是些綉像、題詠、書影、影錄或連環畫之類，很少注意到文物和史料的圖片。他這書正好填補了這個缺失，可說是空前之作，也該是大家十分樂於見到的。另一方面，因為近些年來，其庸從事並推動《紅樓夢》研究，非常努力，他對曹雪芹家世史料的發掘整理，和《紅樓夢》版本的考訂校刊，都有很多貢獻。由他來編輯這部《圖錄》，該是最恰當了。

圖畫和影像往往是解說一件事物或觀念最有效的方式。多年來，在西洋流行着一句據說是中國的諺語：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它在中國的準確根源，也許是《南史·蕭摩訶傳》所說『千聞不如一見』的意譯。《漢書·趙充國傳》作『百聞不如一見』。但都不說到圖畫。現在姑且譯回作『一圖值千言』或『千言萬語不如一幅畫』。總之，這句諺語可能真是中國的；就我所知，歐美十九世紀或以前，有些作家雖然也說過圖畫比語言更便於解說，卻不見說過上面這句話。不論如何，這簡短有力的至理名言，正可說明其庸這冊《圖錄》的重要性。

這書包括遼陽、瀋陽、北京、蘇州、南京、揚州等地的碑拓和遺迹圖片三百八十四件，史籍譜牒等文獻圖片六十七件，書畫、塑像、筆山、石硯、木箱等文物圖片一百一十二件，版本書影

一百六十七件，加上附錄等共收圖片七百三十二件。這即使仍不能說是十全十足，至少是洋洋大觀了。『二圖值千言』，若要把這些文物史迹只用語言文字來說明，不但千言萬語說不清，而且讀者更不會得到《圖錄》所給予的印象那麼直接、準確而親切。

不但如此，這些圖片中，有些實物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許多紅學家早已知道了。可是也有些似乎是大家還不曾充分注意的，例如遼陽《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文中說：『欽奉皇上勅旨，八王府令旨，乃建寶塔。』這裏所說的『八王』，應即多爾袞的同母兄阿濟格。同縣的《重建玉皇廟碑記》裏也有：『念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云云。這個『貝勒』，自然也是八貝勒阿濟格。這就使我們更能瞭解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不但和多爾袞本人有過旗屬關係，而且和他的兄弟也有些關連。因此又能使我們瞭解為甚麼阿濟格的第四代孫墨香會成為目前所知《紅樓夢》的最早收藏者，為什麼阿濟格的第五代孫敦敏、敦誠又會是曹雪芹的好友。關於這點，還有曹家和佟養性一家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所引起的許多後果，我在另一長文《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裏已詳細論列，這裏便不再說了。

不過我仍須在這裏指出，這冊《圖錄》出版後，一定會引起許多紅學家和一般《紅樓夢》愛好者的極大興趣，大家一定能從這些圖片中得到許多啓發，作出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來。

現當這珍貴的《圖錄》付梓之際，特題小詩一首，以誌一時觀感：

長白尋碑翠墨縈。一編辛苦溯淵源。
紅樓夢幻真何地。黃葉淒迷或有村。
豈有箱圖追韻迹，曷從筆硯捫情根。
繩床日夕琳琅伴，聞奧風騷敢細論。

周策縱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雅禮賓館



初版序

把與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有關的文物圖片收集起來，彙印成書，以供廣大『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研究使用，這是我多年來的願望。

我從事這方面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經是十幾二十年前的的事了。當時我並未明確地想到這一點，只是有興趣於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明確地想編印這樣一部書，是近六七年來的事。

說到這方面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很有興味也很艱苦的事。有時竟會得之于意外、毫不費力，有時又常常要費盡了辛苦纔能得到收獲。最出於我意外的事是一九五四年我在燈市口一家舊書店裏無意之中以八角錢買了一部原刻本《四松堂集》，這就是胡適費盡力氣搜求，後來纔收到的那部書。當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細看了書的內容和署款，又仔細看了定價，一點沒有錯，我就輕而易舉地買了回來。還有一次奇遇是我在東四十條胡同附近的古玩鋪裏，在一大堆舊字畫裏以八元錢買到了金冬心的一幅對聯的下聯，聯語是：『非書勿坐，惟酒為涯』，落款是『丁卯四月，稽留山民金農』，書法則是力透紙背有如刀砍斧削的漆書，確是他的真迹無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還在這家古玩店裏買幾張舊畫時，捎帶了一張劉銓福跋唐玄宗李隆基受道籙銅牌拓本的立軸。劉銓福就是那位收藏了甲戌本《石頭記》的大收藏家，他的墨迹雖然不算甚麼稀有，但現在也不是可以隨便得到的了。當時真想不到劉銓福的字會不被重視到當我問店主人要多少錢的時候，他竟以不值一顧的神氣說不用

另加錢了，就收已買幾件的錢就夠了。我心裏真有點覺得虧待了這位著名的君子磚館的大收藏家。以上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為了調查收集與曹雪芹家世和與《紅樓夢》有關的文物，拍攝圖片，我也歷盡過艱辛，吃過不少苦頭。為了調查河北省涑水縣山區的『五慶堂曹氏』墓地，我曾五次到十渡和沈家庵村去。其中有一次我的汽車在盤山路上行駛的時候，這條狹窄的山道忽然塌方，汽車右面的前後兩個輪子都懸空了，山道右臨奔流不息的拒馬河，如果掉下去，那就不堪設想了。但是竟然出現了奇迹，正當汽車右邊前後兩個輪子懸空的一剎那，憑着衝力，前輪忽然卡住在前面一塊大石縫裏，居然保持了汽車的平衡，只是懸空了右後輪，我們總算得以脫險。

為了調查遼陽的幾塊有曹振彥題名的石碑，我曾前後四次去遼陽，三次登上了千山，就是曹寅在《棟亭集》裏自署『千山曹寅』的『千山』。我還調查了努爾哈赤（公元一五五九至一六二六年）興建的遼陽東京城的遺址，現在城基還很清楚，南門的城門還較完整。這座東京城興建的時候，曹振彥正在遼陽，這有後來的天聰四年（公元一六三〇年）碑可以作證。

前些時候，我又兩次到山海關以及長城入海處的老龍頭、關外的威遠城、烽火臺等地，看到了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後開關投敵，與李自成決戰的石河古戰場。我認為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是極有可能參加了這次具有十分重大歷史作用的山海關決戰的。當時李自成率兵二十萬駐在距關五六里的紅花店。崇禎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李自成與吳三桂軍交戰，將山海關南、西、北三面包圍，

並西出一片石，突襲山海關東面外城以斷其關外通道。吳三桂感到形勢危急。四月二十一日，清兵在一片石擊敗了李自成部唐通軍。當天晚上，吳三桂即向剛剛趕到山海關外的多爾袞投降^[1]。多爾袞受吳三桂降的地點，就是山海關東門以外二里遠的威遠城。這座城築在歡喜嶺上，約一百米見方，磚牆原約有十米高。現在牆磚已被拆走，僅存四五米高的土牆城基。在這個方城中心有一個四方土臺（現在看到的是土臺），據說這就是吳三桂向多爾袞雉髮乞降，與多爾袞歃血為盟的地方。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石河一帶與李自成再度決戰，卻讓多爾袞的兵偷偷地越過右側的角山長城，從西北邊包抄，切斷李自成通向北京的後路，終於使李自成全軍潰敗，吳三桂即引清兵長驅入關^[2]。據《清實錄》，曹振彥早在天聰八年以前就是多爾袞屬下的旗鼓牛泉章京，這次多爾袞入關，所率的正是他的正白旗兵和其他一部分軍隊，那末，曹振彥就不可能不來，也不可能不參加這次具有如此規模的決戰；何況曹振彥入關之後，還參加了多爾袞平山西姜瓖之亂的戰爭。所以我認為山海關是曹振彥當時入關必經之路，山海關之戰是他當時必然參加的一次戰鬥。而現在仍存在山海關外的那個荒涼的威遠城（也可以說是多爾袞的受降城），則是事關明末清初歷史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地方，也是與曹雪芹上世的歷史很有關涉的一個地點。

曹家在江南先後共歷六十多年^[3]，要調查曹家的遺迹，江南當然是重要之地，為此我曾兩次去江南，到南京、蘇州、揚州等地調查，拍攝有關的文物遺迹。遺憾的是天不作美，第二次去碰到了整整一個月的陰雨，使我簡直無法工作。拍攝的效果也很差。但是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當年蘇州織造

府花園的假山，其主峯『瑞雲峯』以及周圍配置的湖石，依然無恙。府前的一對石獅子當然更是曹寅當年的故物，雖然已殘損，但還兀立在府門前。尤其是府前的帶城河，風景依舊，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在揚州尋訪了曹寅當年的巡鹽御史衙門，現在是新華中學，裏面也還剩有假山幾處，石筭一柱，上刻『醉雲』兩篆字。想當年曹寅在揚州病危時，雖然康熙派了快馬送藥，限九天送到，但也沒有能挽救得了他的性命。現在則早已『風流雲散』，正是『西園歌舞久荒涼』了。我們面對着這一堆殘石，如同面對一堆歷史的遺蛻，或許它也可以算作是一縷夢痕吧。

南京本應是保留曹家遺迹最多的地方，可惜織造府早已蕩然無存，而其他的痕迹，也已如同過眼雲烟，不可捉摸了；但是總算還找到了『利濟巷』的巷門，還有大行宮小學的一角廢園，據說這就是當年『棟亭』的所在地。想當初描繪這個『棟亭』的《棟亭圖》曾徵得了多少詩人詞客的題詠，至今這個《棟亭圖》雖已散失了一部分，其餘部分畢竟還作為重要文物珍藏着，而這個『棟亭』卻只剩幾塊湖石的碎塊，湮沒在一角廢園的荒草中了。在南京我也尋訪了『隨園』的遺迹，一阜土丘，上面已蓋滿了紅色的磚房，只有一條上阜的坡道旁的牆上，還保留着『隨園』兩個字，這簡直可以說是唯一的文字根據了。當然這隆起的土丘，毫無疑問是當年『隨園』的風景點，然而又有誰能認出它舊日的風貌來呢？我們在博物館看到了一部《隨園饋節圖》的冊頁，畫家署名『貢夫』，畫的就是當年的『隨園』，畫面上疏柳淡煙，罨畫樓臺，青山隱隱，一舸載酒，頗有『淡雲微雨近重陽』的味道。我看了這幅《隨園圖》，簡直如同見到了張岱夢中的西湖！

南京的有關遺迹，還可以努力尋訪到一些。最感興趣的是那段『石頭城』，它始建於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位於莫愁湖的東面，我曾去尋訪了兩次，城牆依山而建，大部分都是利用山崖，在崖上再砌以城磚。這一段城牆俗稱『鬼臉城』，其中有一段城牆的石頭，突出如巨人的臉，形象猙獰，故稱它為『鬼臉』——這就是真正的『石頭城』。據史書，石頭城當時是憑臨大江，江濤直拍城根，形勢十分險要，如今由於年久，地形變遷，石頭城離大江已很遠，沿城已經是一條馬路和無數民房了。秦淮河無疑也是重要的地方，所謂『秦淮舊夢』，不論它的含義如何，這句話總歸涉及到秦淮河。畫舫現在固然已經見不到了，河上的水房，也基本無存，只是偶爾有一二家還留有舊日的房櫳，仿佛故意留下的歷史印記。

在北京，西城的平郡王納爾蘇府，即是曹雪芹的姑媽的府第，基本上還完好。附近的太平湖，即敦敏『槐園』的所在地。乾隆某年的一個秋曉，曹雪芹曾在此處與敦誠相遇，時『雪芹酒渴如狂』，敦誠為解他的酒渴，曾解佩刀就附近酒肆沽酒而飲，雪芹並作長歌以謝，敦誠也寫了一首很好的長詩作答。早些年有人還約略看到些太平湖的風光，畫家王文冲告訴我，他童年在太平湖上放風箏的情景，可惜現在人事滄桑，太平湖已填平隆起，完全成了民居和工廠，唯一可見的是『太平湖』三字的路牌而已。據當地居民講，附近有一處樹木蔥鬱的地方，原是一個舊家園子，那末它是否就是『槐園』，也實在無從問津了。據周紹良兄的考查，當時曹雪芹應就住在離太平湖不遠的『卧佛寺』附近，故得以在『風雨淋沔、朝寒襲袂』，主人還沒有起來的『秋曉』，就到『槐園』尋找敦敏，以解酒渴。

現今『卧佛寺』已全部拆除，新建了大樓，更是『欲尋踪迹何處是』了。然而西單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學，倒還保存得比較完整，而東華門外的多爾袞王府，雖然剝蝕得已如歷盡風霜的老人，滿面塵土，一身創傷，但巍峨的大殿，精致的雕飾，如此規模結構，確非一般的建築可比。據說這已經是後來的改建了。然而，這僅存的大殿似乎仍是舊建，看那些大柱頂端的龍首木雕，和那麼輝煌的彩繪（現在雖已斑駁，但當時的顯赫氣派，還是依稀可見），其規制實在有異於廟宇的建築，這當然可以留待專家去考證。

與曹雪芹有關的地方當然首推北京西郊香山一帶，這是有敦誠的『不如著書黃葉村』、『日望西山餐暮霞』，張宜泉的『寂寞西郊人罕到』、『廬結西郊別樣幽』等詩句為證的。一九七四年我曾在西郊香山住過半年，經常散步去尋找曹雪芹的遺迹。香山附近的正白旗、卧佛寺、櫻桃溝等地，我都曾多次去尋訪。雖然不能確指雪芹所居之地，但他住在正白旗一帶，這個大體環境是不會錯的，從這一帶的自然環境來說，確實與敦敏、敦誠、張宜泉他們詩裏描寫的景色是很一致的。後來我還請八十多歲的老畫家朱屺瞻去看過，朱老還給我畫了一幅《黃葉村著書圖》長卷，過了一年朱老又給我畫了一張豎幅的立軸。當時香山正白旗三十八號的題壁詩已經發現了很久，我也去看過多次。我認為壁上的詩不可能是曹雪芹寫的，這房子更不可能是曹雪芹的故居，但題壁人署名『拙筆』，與後來發現的箱子上的『拙筆』署名相同，還有那一幅相傳是曹雪芹的朋友送給曹雪芹的對子，居然被鈔錄在壁上，那麼這個題壁人究竟是否可能是曹雪芹同時代的人或者竟是他的朋友，這就值得研究了。當時我曾寫了三首詩，名曰《吊曹雪芹》，實際上是感時之作，借題發揮。詩曰：

千古文章未盡才。江山如此覓君來。
斜陽古道煙村暮，何處青山是夜臺。

秋風紅樹舊庭園。剝落粉牆餘讌言。
影裏虬蛇誰寫得，依稀猶識抗風軒。

窮途落拓到山村。青眼高歌有二敦。
呵筆問天天欲墮，滿庭黃葉閉柴門。

這時紅學界正在議論新發現的白家疇曹雪芹遺迹，認為曹雪芹晚年住到了這裏。我也曾多次去白家疇考察，《瓶湖懋齋記盛》裏提到的那座小橋還在，橋西不遠處，是蔥蘢鬱勃的西山，倒真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味道。這一帶的山村景色的確是『門外山川供繪畫』，是堪以入畫的。離橋百步的東邊，便是怡親王允祥的別墅，現為白家疇小學。別墅老屋大半還在，還有一塊雍正八年建府的碑，至今還埋在土裏沒有拿出來。怡親王的別墅與曹雪芹的茅屋究竟有沒有關係也是值得研究的，何況現存最早的鈔本己卯本就是怡親王府的鈔本，這就十分值得注意了。總之，尋訪這位偉大作家的



的遺迹，確是一件有意義而又艱巨的事，但我相信，說不定到甚麼時候，還可能有新的發現。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話在這裏也完全用得着。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冒雨到通縣去調查曹家的遺迹。我們到了張家灣，張家灣是運河南來進京和由京南下的重要碼頭。在曹寅的時代，這裏還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市鎮。曹寅的奏摺裏曾明確提到曹宜奉佛到揚州是從張家灣下船的。曹頤給康熙報告家產的奏摺裏，也提到張家灣有當舖一所。當我們到張家灣向當地居民調查時，居然真有一所老當舖，現在房子已拆剩三間。我去察看了這三間老房子，詢問當地老鄉，他們說這個鎮上歷來只有這一家當舖，此外就再也沒有別的當舖了。這樣看來，很可能這就是曹家的那所當舖。在張家灣保留的遺迹還很多，例如張家灣的大石橋，當時的鹽場、糧倉，還有裝卸貨物的碼頭，都還依稀可見，有的還很完整。從張家灣至北京，一路沿潞河而行，沿途八里橋、水南莊都還存在。這些都是敦敏詩裏多次提到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慶豐閘，我們以為早已不存了，竟意想不到水閘還在，水流仍很急，閘旁舊有的茶館酒樓，即敦敏詩裏提到的慶豐酒樓等地，老人們還很清楚，他們並把茶館酒樓的舊迹都給我們指點出來了，這自然增加了我們不少興味。

幾年來調查和考證曹家有關的文物和史事的結果，使我得出了一種看法：我認為曹家自天命六年在遼、瀋戰爭中被俘歸附後金以後，隨着後金軍事力量的擴展，曹家也隨之而逐步發迹。天聰八年或以前，曹振彥即作了旗鼓牛錄章京，此時後金的力量，通過幾次戰爭的勝利，愈加擴大，終於入關繼明皇朝而建立了大清的統一政權，而曹家經過天命、天聰、崇德一直到入關之後的順治、康

熙各朝，始終是因緣際遇，不斷興旺發達，直到康熙死後的雍正朝纔開始衰落，一蹶不振。所以可以說，一部後金以至於大清的開國發達史（自天命至康熙），也就是曹家的發迹變泰的歷史。我的這一結論，是從大量的史實中總結出來的，因而我認為是可信的。基於這個原因，我在編著這部圖錄時，遺迹部分基本上也是依上述的歷史綫索來順次編排各時期的有關圖片的。這樣編排，我想可以給讀者以一個有關曹家發迹的史的概念。

這部《圖錄》還收錄了與曹家及與《紅樓夢》有關的一些文物，其中如現藏吉林省博物館的《棟亭夜話圖》^{〔四〕}，就是很珍貴的一件，承省領導和博物館領導的熱情支持，又承《吉林日報》的朋友代為拍攝，使我得獲此全璧，我將它連題詞全部收錄在內，為的是便於研究者看到全貌。承南京博物院提供的《康熙南巡圖》的粉本，這是一件珍貴文物，我選取了南京、蘇州、揚州、無錫部分，其中南京部分似乎可以看出當時石頭城還是瀕臨大江，形勢十分險要的。揚州的名園「東園」，為喬氏的私家園林，當年曹寅時常遊處其中，見於吟詠者不少，現在東園已蕩然無存了。老友陳從周贈我以東園圖的原作照片，我將它收入本書，以見當時園林建築之一斑。還有從周兄收藏的乾隆《隨園圖》，這是一件寫實的精品，從周兄和卞孝萱兄已有考證，它與新近發現的《隨園饋節圖》的畫法不一樣，後者是寫意。我覺得作為研究者，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值得一讀，因此我將它們兼收並蓄。

凡是我所收到的有關碑刻資料和圖譜，文獻資料，我也盡可能地將它們收入。如遼陽三碑，兩篇寫於康熙時期的《曹璽傳》，南京香林寺廟產碑，安徽來安縣的《尊勝院碑記》，蘇州織造府的五塊